

淡樱
作品

雕心引

DIAOXIN
YIN

上册

「我非圣人，无幸又与我何干？」
「到底什么与你有关？」
「你。」



離心引

〔上〕

淡櫻
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雕心引 / 淡樱著. —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 2016. 12

ISBN 978-7-5552-4799-9

I. ①雕… II. ①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59925号

书 名 雕心引

著 者 淡 樱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

责任校对 贾松波

特约编辑 时 瑜

装帧设计 苏 涛

照 排 孙顾芳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34

字 数 50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799-9

定 价 59.80元(全二册)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 畅销·古代言情



雕刻时光

目录「上」

- 第一章 阴错阳差 / 1
- 第二章 初露锋芒 / 17
- 第三章 侯爷有请 / 42
- 第四章 为君侍疾 / 64
- 第五章 高山流水 / 93
- 第六章 斗核大会 / 116
- 第七章 最终回合 / 140
- 第八章 跟我回去 / 173
- 第九章 绥州拜师 / 212
- 第十章 侯爷归来 / 243



雕刻时光

目录〔下〕

- 第十一章 进入核学 / 269
- 第十二章 黄雀在后 / 296
- 第十三章 何为情伤 / 323
- 第十四章 前往永平 / 350
- 第十五章 站稳跟脚 / 395
- 第十六章 情意渐浓 / 418
- 第十七章 风波悄起 / 443
- 第十八章 贵人相助 / 466
- 第十九章 阴阳二蛊 / 486
- 第二十章 执子之手 / 502
- 番外一 成亲 / 524
- 番外二 婚事 / 532
- 后 记 / 536



第一章 阴错阳差

传闻穆阳侯随身携带一鞭，名为饮血鞭，不管对方是何等身份，脾气上来时先抽了再说。

正值早春时节，恭城的桃园结了新果，青青涩涩的小果子挂在树枝上，翠莹莹的，像极了圆润的小碧玉，地上还有些桃花瓣，粉白粉白的，宛如豆蔻少女脸颊上的胭脂。

一双棉鞋踏过花瓣，杏色绣海棠花的裙裾轻轻扬起。

是一个生得如花似玉的姑娘，两道柳叶眉弯起，黑漆漆的瞳眸漾开一抹娇羞。她忽然停下脚步，抚平衣袖上的褶皱，随后又轻抚乌发上的发簪，生怕有一丝凌乱。

姜璇低笑出声：“即便西施在世，见着阿殷姐姐也只能自惭形秽。”

阿殷嗔她一眼，佯作恼怒地捶她一下，说：“就懂得笑话我！”

姜璇眺望远处，只说：“是妹妹的错，妹妹自罚在此处替姐姐把风，好让姐姐与谢郎叙旧。”“叙旧”两字话音拖得老长，颇有调侃之意。

阿殷哪会听不出，只是此时时间紧迫，她又嗔她一眼，提起裙裾匆匆走入桃园深处。

“阿殷！”不远处的青年眼睛倏然一亮，三步并作两步地行到阿殷身前，他眉目俊朗，上下左右地打量着眼前的姑娘，目光中有着说不出的欢喜。

阿殷抿唇笑道：“傻呆子！”

谢少怀被她这么一唤，跟着傻笑：“嗯。”

五年前第一眼见到她，他便像是着了她的魔——美人如云，可他只想娶她。

“阿殷，我母亲终于松口了，明日便遣媒人去殷家提亲。”

阿殷闻言，不由得一喜，道：“当真松口了？”

她家只是小门小户，家中有点积蓄，还是当年殷家祖父行商得来的，而谢郎却是恭城县令的嫡幼子，正所谓士农工商，她又是万般不愿做妾的，因此两人虽情投意合，但直到阿殷长成双十年华的大姑娘，婚事仍然迟迟未订。

谢少怀颌首，说：“等提亲后，我便立马求母亲挑个好日子，迎娶你过门。我们盼了这么

多年，终于等到这一日了。”

阿殷眉开眼笑，说：“瞧你猴急的。”

他握住她的手，不愿松开：“阿殷是少怀心中的朱砂痣，少怀哪能不急？”

两人又说了会儿体己话，直到姜璇忍不住前来催促时，两人才依依不舍地分开。谢少怀目送阿殷离去，目光痴痴，仿佛无论如何都看不够。待阿殷消失在他的视线里后，他方惆怅地叹了一口气。

他母亲之言历历在耳：“……她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那殷氏也不想自己是何等身份，嫁入我们家做妾已经是抬举了她，还妄想当正妻？儿啊，她若真想进我们谢家的门，真心想嫁给你，当妾她怎会不愿？唉，别跪了，起来起来，娘怕了你……这样吧，正妻是不可能的，但以正妻之礼迎娶过门却也不是不行。你是我们谢家的嫡子，正妻之位自是不能给殷氏。殷氏的母亲倒是明理之人，我已遣人指点了她母亲。你瞧瞧，她女儿都是大姑娘了，有人娶已是上辈子烧了高香，何况还是我们这等人家。你听娘说，等她入门后，生米煮成熟饭了，她想反悔也不成。”

他喃喃自语：“但愿阿殷别恼了我。”

桃园位于桃山。

桃山以前唤作恭山，后来被绥州上官家买下后，改了名儿，才唤作桃山。阿殷自小随祖父出来野惯了，对这座桃山格外熟悉，知道许多小径小道，轻车熟路地避开了守园的几位小厮，与姜璇一道下了山。

天色将黑，阿殷却走得不快。

姜璇说：“姐姐，再不走快一些，恐怕夫人会不高兴。”

阿殷仿若未闻，似是陷入了沉思。

姜璇察觉到阿殷的不妥，轻声问：“姐姐怎么了？可是与谢郎争吵了？”

阿殷回神，轻轻摇首，随后苦笑一声：“恐怕迟早也要吵了，方才谢郎话语里颇有躲避之意，若我猜得不差，想必我与他的婚事没那么简单。”

姜璇啊了一声，问：“姐姐此话何解？”

阿殷道：“谢郎为人单纯，几次与我不合皆与他母亲有关，此回定是他母亲与他说了什么。这门婚事，谢郎母亲不可能这么早松口的。”

姜璇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，惊诧地道：“姐姐的意思是谢郎母亲应承这门婚事了？”

阿殷摇首：“其中必有诈，只是我却有一疑惑，听谢郎的语气，似是爹娘这边已经首肯，可母亲向来不愿我做小的，她不可能应承的。”

阿殷回到家中时，天色已然全黑。

殷家人口不算少。殷家祖父离世后，两房分了家，大房人口多，置办了一个两进的院落，位置极偏，砖砖瓦瓦虽破旧，但在阿殷母亲秦氏的打理下，也算井井有条。

守门的老叟唤作秦翁，是秦氏的远房亲戚。

秦翁给阿殷开了门，阿殷甜甜地道了声：“多谢秦翁。”秦翁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细缝。

姜璇问阿殷：“姐姐可是要先去夫人的屋里？”

阿殷说：“嗯，我去和母亲说一声我回来了，妹妹不必跟着我。”一顿，她又从袖袋里摸出一个小巧的玩意，约莫有一寸大小，是个刻成猴头模样的核雕，说，“送到浩哥儿屋里，便说是我今日偶然得之，然后你仔细观察浩哥儿屋里有什么不一样了。”

姜璇接到掌心里，借着月光看清楚了猴头核雕。

她感慨地道：“姐姐的技艺愈发精湛了，外头的都及不上姐姐的半个手指头。”

阿殷笑说：“你若勤学苦练，亦能如此。”说罢，阿殷摆摆手，转身便往秦氏的屋里走去。

她刚进门，秦氏便嚷道：“你这死丫头，又去哪儿野了？”

“娘，我和你提过的，昨夜梦见祖父了，今早去给祖父上香的。”

秦氏哪会不知女儿的性子，说是给祖父上香，哪有上香到入夜才归家的？不过秦氏也不点破，嚷了句便算消气，对阿殷招招手，说道：“过来，娘给你买了好东西。”

秦氏打开一个木匣子，里头有一对金簪。

“娘今日特地出去将你外祖母给的金镯子熔了，找工匠做了一对金簪，等你出嫁时正好可以戴上。阿殷，这世间也只有当娘的才会对你这么好，你以后嫁人了可不能忘了娘。”

阿殷不动声色地问：“娘，可是谢家那边有动静了？”

秦氏眉开眼笑地道：“明日是个提亲的好日子。”

“娘，谢夫人真的松口了？”

秦氏眉头一横，道：“我们的阿殷万般好，要娶你回去自然是得用正妻之礼。”

秦氏合上木匣子，语重心长地道：“我瞧谢家的小郎君愿意等你几年，也是个真心的，阿殷，如果一个男人真的心里有你，其实当正妻也好，当妾室也罢，都是一样的，不过是名分不同罢了。”说起这个话茬，秦氏不由得看向窗外。

不远处，二姨娘陆氏的尖细嗓门不知说了什么，惹得殷修文哈哈大笑。秦氏面色阴郁，又说：“陆氏就是扫把星，打从她进了门，不仅克死了你祖父，还害得你父亲不思进取。你若嫁了人，以后千万不得狐媚夫婿，定当贤良淑德，操持家业。”

提起陆氏，秦氏满腹埋怨，一股脑儿地说了半个时辰，方放了阿殷回去。

阿殷回了房。

因着父亲生性风流，除了二姨娘之外，前不久又纳了个三姨娘。二姨娘生有一子一女，如今万般得宠，与大房同挤在最里头的院落，东边是大房，西边是二房。东边有三个房间，从大到小依次分布，阿殷的房间在最尾处。

阿殷推开门，姜璇已经回来了。

姜璇是阿殷祖父的故人之子的遗孤，从小与阿殷一块长大，祖父离去后，秦氏本不大想养个闲人，亏得阿殷游说，秦氏才勉强答应让姜璇留下来。

两人感情甚好，同吃同住，比亲姐妹还要亲。

“可从浩哥儿屋里发现了什么？”

浩哥儿是阿殷的二弟，今年十岁。阿殷还有个同胞亲弟，比阿殷小两岁，自小喜欢行商，四五年前便离开了家，出去闯荡，每逢过年才会回家。

姜璇低声说：“我进屋的时候，浩哥儿正在念书，书是新的，书皮上写了‘寿全学堂’四字。”

此话一出，阿殷登时怔住。

春寒席卷而来，她的心口似有一道细缝，冷得她浑身打战。姜璇问：“姐姐怎的脸色如此苍白？”阿殷半晌才回过神，喃喃地道：“寿全学堂哪是我们这些人能进去的。”

她定定神，又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妹妹先睡吧。”

姜璇晓得阿殷是个心里有主意的，也不多问，给阿殷沏了一壶茶，便先钻进被里。阿殷喝了口茶，热茶滑过喉咙，落入心底，可胸腔处仍然冰凉一片。

她一直知晓母亲最疼两个弟弟，她只是个女孩儿，不能替母亲在父亲面前争宠。这些她从不计较，可是她却没想到有朝一日，为了浩哥儿的前程，母亲一声不吭就将她的婚事给卖了。

寿全学堂是恭城最为有名的学堂，也是出了名的门槛高。

学堂的夫子都是从都城永平过来的，创办这所学堂的正是恭城的谢县令，进者需得有声望的人举荐，且一年的学费足足要二十两银子。二十两银子，足够小家小户半年开销，他们家不过是小家小户，多亏祖父行商时留下的积蓄，才能维持如今的生活。

她低眉敛目。

过了许久，她从箱笼里抱出一个红木匣子，坐在梳妆台前，打开了匣子。

匣子里整整齐齐地摆着六把小刀——毛锉刀、平锉刀、平锥刀、圆锥刀、尖锥刀、斜刀。

这是祖父留给她最宝贵的东西，核雕的必备器具。

她低声道：“母亲，你不疼我，我只能自己疼自己了……”

鸡还未鸣，秦氏便起了。

丫鬟冬云给秦氏打了水，侍候秦氏梳妆。殷家全家上下就只有一个丫鬟、一个杂役，还有一个看门的秦翁。秦氏对待下人不薄，体谅冬云侍候一家子辛苦，时常将多余的小物赏给冬云。

冬云为此很是感恩戴德，侍候秦氏比侍候陆氏要用心。

“把那对碧云簪拿出来，今日谢家来提亲，可不能丢了我们殷家的脸面。”

冬云将碧云簪比画了会儿，插在秦氏的发髻上，说：“碧云簪最衬夫人的雍容，夫人戴上这对碧云簪，有种说不出的气度。”

秦氏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听得冬云此话，更是笑得合不拢嘴。

“你这张小嘴真会说话。”手指在妆匣里挑了挑，秦氏取出一对半旧的珍珠耳环，“今日我们殷家有喜事，赏你了。”

冬云连忙谢过。

秦氏心里是实打实地欢喜。

女儿已年有二十，若非她喜欢的人是谢家小郎，无论如何她也会强迫着女儿在十八岁之前嫁出去的，邻里街坊这几年的闲言碎语她听得耳朵都能生出茧子了。

不过现在不一样了，谢家终于要来提亲了！

虽说当妾是有点委屈女儿，但谢家小郎真心一片，又对女儿言听计从，即便以后娶了正妻，心到底还是在女儿这边的。本来她亦是不愿女儿当妾的，但浩哥儿本该八岁就上私塾的，老爷却非得坚持要浩哥儿上最好的私塾，托人四处拜访，都不得入寿全学堂的门路。如今谢家那边开了口，既能把女儿嫁出去，又能让浩哥儿上寿全学堂，连未来几年的学费都全包了。

且那边愿以正妻之礼迎娶，仔细想来，也算给足了殷家脸面。

辰时一过，谢家遣了当地最有名望的媒人李婆上殷家提亲。

谢夫人碍着谢少怀的恳求，在彩礼上费了一番功夫，足足十二担，流水一般涌向殷家。李婆在门口吆喝，惹得周遭邻里频频瞩目，认出了李婆身后是谢家的总管。

殷修文与秦氏早已候着，可谓是春风满面地开了门，迎了一众人进去。

两家暗地里早已达成共识，如今请媒人过来也不过是走个过场。

殷修文一直盼着自己的儿子能上寿全学堂，如今美梦即将成真，与李婆还有谢总管说话时，连髭须也透露出一股子喜气。媒人说了两个迎亲日子，一个是五月，一个八月，都是难得的好时日。

殷修文没有任何犹豫便道：“五月好。”

他语气里的着急令谢总管微微侧目。敛去鄙夷的目光，谢总管淡淡地说：“我们夫人亦属意五月初八，日子已然定下，如今时候不早，我……”

倏然，一道匆忙的脚步声传来。

一抹青色人影慌慌张张地出现在大厅，姜璇哭红了双眼，脸色白得吓人：“老……老爷……夫……夫人……不好了！不好了！阿殷姐姐不知得了什么病，脸也不知怎么了……老爷夫人快去看看吧！”

秦氏面色顿变。

殷修文几乎是瞬间便望向了谢总管。谢总管也不走了，起身温和地道：“我们谢府与周章大夫颇有交情，李婆你随殷夫人去看看，若殷姑娘有何事，我还能立马请周大夫过来一趟，以免误了病情。”

秦氏却轻拧起了眉头。

这谢家总管好生圆滑，言下之意不外乎是先看看她家闺女病得如何，若是重了，这婚事说不定便暂且搁下了。秦氏正想回绝李婆，然而殷修文感激地看了谢总管一眼，道：“多谢谢总管了，李婆，这边请。”

夫君话已出口，秦氏只好顺着夫君的意思，带着李婆去了阿殷的闺房。

一进闺房，秦氏就傻了眼。

昨天夜里还如花似玉的女儿，如今不过短短一夜，脸上、脖子上、手上密密麻麻地爬满了米粒大小的红点，右脸颊上还有一处拇指大小的红印，淌着血。

李婆顿时明了，一看阿殷的右脸颊，不由得可惜地叹了口气。

长水痘可不能随便挠的，一旦抓破便会留下痕迹。殷家姑娘哪都不抓，偏偏抓在如此明显的地方，好好的一张脸便这么毁了，真是可惜了这张五官精致的脸蛋。

秦氏眼眶泛红，正要上前，阿殷捂住脸，尖着嗓子道：“不要过来！”

秦氏生怕她又抓脸，连忙道：“好好好，娘不过去，你莫要抓脸，只是水痘而已，半个月便能消了。”

阿殷说：“娘，祖父不是给我留了间屋子吗？让我去那边养病，浩哥儿还未出过水痘，免得我传染给了弟弟。”

秦氏本是有几分犹豫的，但一听提到浩哥儿，便道：“也好，娘请大夫过去那边，让姜璇跟着你去。”

殷家祖父离去时，两房分了家，殷家祖父还特地给阿殷留了一份嫁妆。二房原本是不乐意的，凭什么长孙女能得一间屋子？不过去瞧了眼屋子后，便没人再吭声。

屋子建在苍山山脚。

苍山最是荒凉，离屋子不到两里的距离挖满了荒坟，路过之人都觉阴风阵阵，更莫说住在那儿了，白给也不愿要。

李婆出来后，与谢总管嘀咕了几声，谢总管便立马道：“想来是今日提亲的日子挑得不好，才令殷姑娘出了水痘。提亲讲究和和美，如今出了这般事，还请殷老爷允许在下回去禀报夫人，择日再来提亲。”说着，与李婆飞快地离开了。

殷修文面色不佳，看向秦氏的目光多了几分怒色：“你怎么看女儿的？早不出迟不出，偏偏这种时候出了水痘。”

秦氏委屈得很，也恼了：“女儿出了水痘，你也不关心一下？”

殷修文这才道：“请了大夫没有？”

秦氏说：“阿殷说要去父亲留给她的屋子里养病，我怕传染给浩哥儿，答应了。”

殷修文说道：“在哪养病都一样，别传染给浩哥儿才是最重要的，让姜璇跟着过去照顾，把水痘养好了，谢家小郎一样会娶我们家女儿。”

秦氏附和：“妾身也是这么想。”

当天，秦氏便让家里仆役去租了辆牛车，准备载着阿殷与姜璇前往苍山。秦氏倒不是很担心女儿的安危，她生的这个女儿打小就与寻常姑娘不太一样，力气特别大，八岁那年家中遭贼，阿殷靠着蛮力卸了小贼的两条胳膊，将全家都震惊了。事后问女儿，女儿也糊里糊涂的，甚至不知当时发生了何事。自此，她便晓得女儿在危急之时有神明庇佑，能爆发与众不同的蛮力。

阿殷上车时，被秦氏裹得像是一个大粽子。

邻里街坊今日都尤其关注殷家，特别是看到谢家带着彩礼离去时，好奇之心便收不住了，如今见着一个大姑娘上了牛车，家家户户都探长了脖子。

恰好此时，有风吹来，拂开了阿殷的面纱，露出了她斑斑点点的右脸颊。

秦氏哎哟一声，赶紧让姜璇将阿殷扶进牛车。

驭夫赶着牛，慢悠悠地赶往苍山。待牛车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后，不到半个时辰，殷家大姑娘长水痘还挠破了脸的消息便传遍了整条东街。

秦氏心里苦，板着脸关了门。

而此时此刻的阿殷却优哉游哉地摘了面纱，好不自在地伸了个懒腰，问：“妹妹，有带吃的吗？”

姜璇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姐姐这是何苦呢？”说着，把食盒里的小米糕递给阿殷。

阿殷咬了口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姜璇又递上一块帕子，阿殷顺手擦了擦脸，脸上的斑斑点点、红印子，通通化为虚无，脸蛋光滑得像是剥了壳的白煮蛋。

她吃了两块小米糕，才道：“我曾和谢郎说过，若他不能娶我为正妻，我们好聚好散。可他应承了我，最后却骗了我。阿璇，祖父曾告诉过我一句话，他的人生里容不下任何欺骗，我亦然。至于母亲那边——”她慢条斯理地擦去手背上的红印，方道，“没人疼我，我便自己疼自己。”

姜璇听了，眼眶微微泛红：“姐姐，以后我疼你。”

阿殷莞尔道：“好，我们姐妹俩互相疼，用不着其他人来心疼。”

姜璇又道：“姐姐，你真不想嫁给谢郎了吗？等你水痘好了，谢郎那般喜欢你，一定会再上门提亲的。”

“此言差矣。谢郎最听他母亲的话，他母亲又怎会允许一个右脸破了相的姑娘嫁进谢家？且东街的邻里最是嘴碎，不用几日，整个恭城都晓得殷家的大姑娘右脸破相了，如此，爹娘也不会再拿我的婚事做文章。妹妹，你信不信，我养病的一个月里，谢夫人必定会给谢郎张罗一门亲事！”

“姐姐聪慧，妹妹自是信的，可姐姐这招无疑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。以后没人娶姐姐，该怎么办呢？”

阿殷说：“爹娘让我寒了心，此回能为浩哥儿上学堂和外人一起卖了我后半辈子，以后还不知能怎么卖了我，我得为自己多做打算。爹娘都不能依靠，嫁人倒是次要了，我只能依靠自己，幸好祖父还传了我一门手艺，以后不至于穷困潦倒。”

苍山与桃山只隔了条苍恭河，并不远，大半个时辰便到了殷家祖父留给阿殷的屋子。阿殷对这间屋子并不陌生，祖父还在世时，经常带她来这里。

此屋非寻常屋舍，乃是殷家祖父费了一番功夫方寻得的宝地。

雕核雕核，又岂能无核？

时下人雕核大多用桃核和杏核，从树上摘下来的新鲜桃子和杏子，去肉摘核，还需在阴凉之处自然晒干，等成了旧核方能开始雕刻。

此屋，殷家祖父取名为核屋。

阿殷大半月没来，屋里生了不少灰尘。她拿起屋舍外的扫帚开始打扫，姜璇连忙道：“姐姐，我来。”

阿殷拦住她，说道：“不，我来，我需要你做其他事情。”

姜璇说：“但凭姐姐吩咐。”

阿殷说：“母亲找来的大夫应该差不多到了，以母亲平日里的习惯，请的定是东柳巷的张大夫。张大夫医术平平，是个好逸恶劳的。他大老远来到这儿，必要经过那处荒坟，你在那边等着他，好打发了他。”

“好。”

待姜璇离开后，阿殷边打扫边开始思考要如何借助祖父的手艺挣得自己的一席之地。尽管恭城只是绥州的一座小城，可因盛产桃子，引来许多商人，甚至偶尔还会有达官贵人经过此处，只为挑得好核。

阿殷是知道的，原先核雕只是一门繁复的手艺，并不为人们所赏识，直到后来太祖皇帝改朝换代，因尤爱核雕，才使得民间核雕渐渐盛行，核雕人才层出不穷。去年新帝登基，对核雕的痴迷更甚于太祖皇帝，四处搜罗核雕珍品，令许多核雕技者一夜暴富。她祖父曾感慨过，如今是太平盛世，更是核雕技者的盛世。

姜璇回来时，阿殷已经打扫完了，手里还多了把小铜铲。

她道：“我去取点东西，你留在屋里。”说完又不太放心，叮嘱道，“无论遇到什么人都不能开门。”

姜璇不由得笑道：“知道啦，妹妹会小心的。”

屋舍往西，约莫有五里的距离，种了一棵杏树。

那是阿殷出生时祖父种下的，如今二十年已过，杏树亭亭如盖，杏花飘香。阿殷围着杏树转了一圈，忽然蹲下，用小铜铲铲出一堆泥土。

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匣子渐渐露了表面。

一挖一铲，动作如行云流水，铁匣子利落地到了阿殷手中。

她撬开铁匣子，里头端端正正地摆了一锭银子。见到这锭白银，阿殷的小心肝扑通扑通急跳着，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喜悦——这锭白银是她懂事起便开始积攒的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。小时候花了五六年的时间，攒了一两银子，后来被母亲发现了，直接充公，她沮丧了好几日，之后便想了另外一个法子——藏在土里。

多亏有祖父打掩护，她这些年来才藏得如此顺利。

阿殷左擦擦右摸摸，心里头荡漾得如恭城含光湖上的涟漪，一圈又一圈，荡个不停。

意识到爹娘不可靠后，眼前的银子便愈发迷人，在她心目中已经上升到第二位，第一位自然是核雕。祖父的这门核雕手艺，她从八岁那年便开始学了，连平日里鲜少夸人的祖父都称赞她天赋异禀，下刀又准又狠。

起初她只是贪玩，后来越学越觉喜爱，只觉寸尺之间，有着大千世界。

阿殷掂了掂银子，这锭银子估摸着能换五两银子，足够她做不少事情。她把银子收进衣

襟，将铲出的泥土填回，正打算回去时，冷不丁有一道细微的呻吟声响起。

她脚步一顿。

她抬首望向天际，天色昏沉，此时此刻出现在苍山，还发出这般痛苦的声音，约莫是个麻烦。

她目前惹不起麻烦，遂佯作听不见，抬步前行。

岂料刚行一步，背脊处登时爬上一丝丝冷寒，刹那间，阿殷只觉得自己像是被一条毒蛇盯上了。咣当一声，一个晶莹通透的白玉扳指滚落在阿殷脚边。

“带我离开这里。”声音格外低沉，带着一丝压抑。

阿殷的目光触及地上的白玉扳指，她不懂玉，可也知这是上好的白玉。

“它能换十锭黄金。”

此话一出，阿殷的耳根子微微红了。

这人好生无礼！居然一声不吭地将她对银子的狂热看了个遍！她正想出声反驳，却忽然一愕，白玉扳指上有一丝血迹，鼻间的血腥味也愈发浓厚。

……不是她能得罪的人。

她无声地捡起扳指，问：“贵人方才可有看清我的脸？”

“无。”

阿殷又看了眼天色，苍山林木郁郁，加之天色昏暗，的确不一定能看清她的脸。她又道：“贵人的手能动否？”

“能。”声音愈发低沉，还有一丝不耐。

阿殷往后退了几步，扔下一方手帕，道：“还请贵人以帕覆眼，我好带贵人离开。”言下之意，便是你不挡住眼睛，我就自己离开。

身后沉默了许久，半晌才有衣料窸窣声响起。

“带我走。”

阿殷这才放心地转身，她依旧没看那人的脸，微垂着眼，看着他带血的衣裳。墨蓝的苏绣麒麟纹圆领锦袍，衣料一看便知价值不菲，敢穿麒麟纹的，果真是个贵人。

她判断得不错。

这样身份高贵的人，她不宜牵扯上。

阿殷力气大，轻而易举就扶起了沈长堂，他半个身子都依附在她身上。她发现他伤得很重，上半身几乎要被鲜血浸透，方才竟还能保持神志与她说话，还能系上帕子，非寻常人可比。

“贵人要去哪儿？”

沈长堂迟迟没有回答。

阿殷心里想的却是离核屋越远越好，免得伤了阿璇，遂扶着他往西边走去。男人身子很沉，在血腥味的掩盖之下，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，不是熏香，也不是任何香味，阿殷说不出来，只觉得曾相识。

男人的身子越来越烫，隔着一层薄薄的春衣，阿殷能感受到他烫热的身体。

她停下来，抽出一只手探向男人的额头。

还未碰着，一只如烙铁般烫热的手紧紧地箍住她的手腕。

“没死。”声音极冷。

阿殷问：“贵人要去哪儿？”

手腕上的大手力度越来越大，仿佛要捏碎她的手腕似的，令她不由得抬眼望向男人的脸。不望还好，这一望阿殷吓得小心肝都在抖。

他的额头、脸颊、下巴都冒出一条一条的青筋，像是蠕动的青虫。

“你……”

此时此刻两人离得极近，阿殷一张口，气息便如数喷到他的脸上。手腕被狠狠一拉，她的腰肢被紧紧箍住，随之而来的是欺上来的薄唇。

毫无防备的，一条粗暴的舌，竭尽所能地在她嘴内搜刮。

她的蛮力无处可用，被他倒腾得像是一摊软泥。

许久，阿殷的力气才恢复过来。

她正要一个手刀劈去，方才还气势如虹的男人居然彻底昏倒，瘫软在她身上！阿殷恼极，气极，怒极！虽说她不指望嫁人了，但也没说能随便被人亲。

登徒子！流氓！

右足在他小腿上狠狠地踩了一脚，阿殷内心的气才消了不少。

“侯爷——”

“侯爷——”

……

远处传来的呼喊声令阿殷打了个激灵，瞧着他雪白里裤上鲜明的脚印，她没来由地有点心虚，赶紧解了他眼上的帕子，又擦了擦他的裤腿。可惜方才踩得用力，脚印只能擦掉一小半。

听着声音越来越近，阿殷咬咬牙，把白玉扳指塞回男人身上，提起裙裾匆匆离去。

大兴朝驿站尤其多，每隔二十里设一。近年来因核雕技艺兴盛，来往恭城收核的人多，朝廷怕人多口杂，特地在恭城外每隔十里设一驿站，以防生事。

张驿丞隔壁的驿丞姓元，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为了做出政绩，整日勤快得不行，将过往的官员服侍得妥妥帖帖，最近还来抢他的地盘。他年有四十，打算在这儿养老，也不与他计较。正好今日春寒得紧，张驿丞早早便歇了，横竖元驿丞派了人守在附近，一有人来便会立马招揽过去。

然而，张驿丞被窝还没暖好，便听得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，紧接着是咚咚咚的走在地板上的声音。

张驿丞一张老脸沉沉，推门喝道：“吵什么？”

家仆慌慌张张：“大人，不好了。”

张驿丞没好气地道：“姓元那黄口小儿又做了什么？”

家仆说：“元驿丞见着穆阳侯的马车，吓得连滚带爬地回了他的驿站。现在穆阳侯的马车正往我们这边来，约莫再过一刻钟便到。”

“穆阳侯”三字简直如雷贯耳。

弱冠之年驱逐蛮夷，被先帝封为穆阳侯，又曾是皇帝的伴读，当今太子太傅，现下年仅二十八岁。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穆阳侯心狠手辣，脾气暴躁。

传闻穆阳侯随身携带一鞭，名为饮血鞭，不管对方是何等身份，脾气上来时先抽了再说。

张驿丞揣着一颗养老不成便给自己送终的心壮烈地候在驿站门口。

马车停下。

然而张驿丞连能送自己上西天的穆阳侯的脸都没看清，便彻彻底底地被忽略在一边。半晌，才有个白面郎君风驰电掣地过来，问：“驿丞在何处？”

“正是下官。”

“把恭城最好的大夫找来。”

那名郎君唤作言深，生得一副好模样，可此刻却对另外一名黑面郎君怒目而视：“若侯爷有个三长两短，你我全家都得陪葬！”

言默抽出匕首，寒芒刺骨，一言不发便往手背上划去，鲜血流了一地：“此事错在我，是我一时不察才让那小儿伤了侯爷。”

“人呢？”

“已命人前去捉拿，他为侯爷所伤，又服了软骨散，跑不远，今夜子时之前必能捉回。”言默暗想：若侯爷真有个三长两短，他定当手刃那小儿，再跟随侯爷而去。

言深方才的话虽如此说，但心里知晓这点伤于侯爷而言，算不得什么。他们家侯爷体质略奇，不论多重的伤，只要能得到充足的歇息，很快便能痊愈。

他此刻担心的倒是另一点。

他压低声音问：“侯爷的怪疾可有发作完？”

言默亦低声回道：“发现侯爷时，侯爷面上青筋已然全消。”一顿，言默又道，“只不过有一事颇怪，侯爷的裤腿上有半个脚印。”

向来淡定自若的言深闻言露出诧异的神色，随即眉眼一敛，怒道：“那小儿当真胆大包天，连我们侯爷的金腿也敢踩！待捉到他，老子生吞了他！”

仿佛为了应和他这一番豪言壮语，房门嘎吱作响。

一小童跑出，喜出望外地道：“两位爷，侯爷醒了。”

言深与言默皆是一怔。

若是以往，侯爷必定要昏迷个几日才能醒的，如今昏迷了多久？一个时辰？不，半个时辰都没有。两人立即夺门而入。软榻上的男人已经坐起，一旁的小童跪在床沿下烹茶，茶香扑鼻而来。

小童斟满半杯，茶汤色泽苍翠，是一两百金的早春青城绿。

杜鹃啼血白釉薄胎茶杯在男人过于修长的五指中沉稳如山，他轻闻茶汤，再闻，三闻。小童捧起手，接回茶杯，尽数倒掉，伏地一礼，轻手轻脚地离去。

沙哑低沉的嗓音响起：“人在何处？”

言深与言默齐齐跪下，言默道：“侯爷，子时之前必能带回。此次是属下办事不力，请侯爷责罚。”

沈长堂看了眼言默的手，道：“言深领十鞭，言默领五鞭，下不为例。”

“是，侯爷。”

言默又问：“那小儿……”

“处心积虑取我命的人，天地间唯有一个。时候未到，这一次暂且记下。至于那小儿……”沈长堂轻描淡写地道，“杀了，不必留全尸。”

说话间，沈长堂的长眉忽然轻拧。

手指挑开血迹斑斑的衣襟，一个带血的白玉扳指落入他的掌心。

言深赶忙唤小童去马车取来干净的衣袍，回来时，却见自家侯爷掀开了薄被，望着裤腿兀自凝神。言深心领神会，立即咬牙切齿地道：“岂有此理，区区小儿竟敢糟蹋侯爷的裤腿！待人一带回，必将他挫骨扬灰！”

岂料沈长堂却露出万年难得一见的笑意：“倒是个胆大的。”

言深以为自己眼花，眨了眨眼，才发现自家侯爷嘴角是千真万确的笑意。外头进来一个小童，轻声说：“恭城数一数二的大夫都带来了。”

沈长堂慢条斯理地戴回白玉扳指，淡淡道：“让他们都回去。言默，”微微一顿，他细长的丹凤眼深邃如墨，缓缓地道，“你去恭城寻一个姑娘。”

言默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他家侯爷要找一个姑娘？说找一只母猪都更能让他相信！

姜璇见到一身血的阿殷时，都快吓哭了。

阿殷不想她担心，隐瞒了自己遇到麻烦的事情，温声道：“别担心，只是今天去挖银子的时候摔着了，偏不巧摔在一摊血迹上，才沾了一身的血。”

姜璇是晓得阿殷埋银子的事的，只道：“姐姐险些吓死我了。”

阿殷笑道：“死不了，姐姐在一日，定不会让你死。”

她从衣襟里摸出那一锭白银，姜璇眼睛睁得老大，说：“姐姐竟藏了这么多钱财！这锭白银有十两银子吗？”

“最多五两。”

“五两也很多了。”

阿殷道：“不多，现下我们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我们当务之急要做的是挣更多的钱财，才能保以后无忧。恭城太小，且人多口杂，我们不能出现在恭城。”

她微微沉吟。

姜璇道：“我听秦翁说，近几年邻近多了座镇子，因离恭城近方便淘核才兴起。”

阿殷也正有此考虑，道：“明天我们去镇子上转转，看看有何机会。”

姜璇有些担心：“核雕技者大多是男子，姐姐一介女子，可要女扮男装，好方便行事？”